

富美子蘭

白鷗譯



富天學子問

卷之三



861.577
8023.41

1010265

复旦大学图书馆

著 郎 一 潤 崎 谷 本 日

脚 的 子 美 富

譯 鷗 白

(1111000本)



FUDAN JPZ0000067644K 复旦图书馆

完必印翻有所權版

實價 大洋二角 (外埠加郵八分)

著者 谷崎潤一郎

翻譯者 白鷗

出版者 尋樂軒

印刷兼發行者 上海北江路 希美印刷所

寄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版初節十雙年八十國民

先生：

我是一介書生，與先生素昧平生，無緣無故的通上這一封信，實在冒昧得很。現在我有一段很長的話，要請教先生，明知道先生忙得很，然而我是骨鯁在喉，不得不吐，務請先生原諒！

但是，這樁事情，據我想來，雖覺得沒甚麼奇怪，然而在先生看來，或者竟是很有興味的事實也未可知。如果先生也以爲多少有點

價值，或者先生還可以拿牠作爲一種作品的材料，那末，我的想見也還不錯，而且這是我一生最大的光榮。簡截的說，我是抱了一種野心，想請求先生，拿牠來做成一部小說，所以我才敢於冒昧的寄上這一封信。若不是先生，若不是我日常所崇拜的先生，那末，我所說的這事件的主人翁的奇怪心理，恐怕也不能完全得到諒解。我以爲對於這位主人翁，能夠表同情的，除先生以外，也沒有第二個人——這個是我寫這封信的最初的動機。先生若是不嫌我的話是故意恭維，我當然十分感激。先生，您看怎樣？我總願意您拿牠作爲一種小說材料才好。先生，我是這樣嘮嘮叨叨，您却不要生氣。

我想，若得先生的大筆，做成功一部小說，那末，這位主人翁，當然應該感激。總而言之，據我所述的一些事實，以先生這樣想像力之豐富，又加以著述的經驗，由種種方面加以推量，我相信，決不能說這沒有一讀之價值。如僕之不文，拿牠平鋪直敘起來，固然算不了甚麼奇事，然而就事實說，這實在是一種極有趣味的。現在惟有請先生把著述的光陰，稍爲耽擱一下，趕快的讀下去吧。

我所要述的這位主人翁，現在他死了還沒多少日子，他姓塚越，他在江戶時代，（譯者按：日本的東京京城從前稱爲江戶。）便在日本橋的村松街，開了一爿當舖。從他的祖上算起來，到他本人，已

經是第十代了。他死的時候，是在距今兩個月以前，是本年二月十八日，他的年齡正六十二歲。他在四十歲前後，便得了糖尿病，身體胖得像肥豬一樣。五六年前，他又得了肺結核，自此以後，便一年一年的瘦下來，也就衰弱下來了。他在未死的兩年前，早已可說是「不絕如縷」，他便常常住在鎌倉的七里濱的別莊中。他的肺病要比較他的糖尿病，更加來得險惡，終於爲這種病死了。他在要移居到鎌倉的時候，便按照隱居的手續，（譯者按：日本有一種制度，凡人年老，不願管理家事，便可按照隱居手續，在官廳存案，將家事移交承繼人管理，自己便可隱居。隱居制度，爲中國所無，故亦無

相當之名詞可譯，茲仍之。）將他的當舖，移交他的養子又是他的女婿名叫角次郎的管理。（譯者按：女壻又兼爲養子的，日本稱作婿養子）自此以後，他們家裏人，都稱他做「隱居」；我在以下，都把這位塚越先生稱作隱居，也便是這個緣故。這位隱居，和他東京的家族，感情非常之壞，在他咽氣的時候，從東京去送終的，祇有他的女兒角次郎夫人名叫初子的一人。塚越家也是江戶的一家舊家，住在東京市內的，除隱居以外，也還有好好的族人五六家。然而當隱居垂危之時，却沒有一人，來探過一次病；出喪的時候，也是冷冷清清的便算了事。所以他的病狀怎樣？他死時前後的光景怎樣？能

夠詳細知道的，祇有常常服侍他的一個小大姐名叫定子，他的愛妾富美子，和我三個人。說到此處，便須打斷話頭，把我和這位隱居先生的關係，連帶我自己的境遇，要在此表明一下。

我是山形縣飽海郡人氏，今年才得二十歲，是美術學校的學生。我們家裏和這位塚越家裏，是一門遠親。當我要到東京來的時候，却是舉目無親。我的父親，便詳細的寫了一封信，重重的拜託這位塚越先生，請他另眼看待。所以我一到了上野火車站下車之後，便雇了一部車子，找到村松街的當舖中去拜望他。看過我父親的書信之後，他真的十分的優待我，後來我有許多事情，都是承他的

情，替我照料。因此，我每年也必要到村松街，去拜望他幾次。

至於隱居和我的情分，一天一天的密切，還不過這一年以來，甚至可說祇有這半年以來。我所敘述的事實中，除主人翁隱居之外，還有一位女主人翁，不消說，便是他的愛妾富美子。這位女主人翁的事迹，就我的本身說，也有不少的情致纏綿的話。然而我，決不是站在純粹的旁觀地位，有時候，或者我也是其中的重要脚色也說不定。而且，我所敘述的，一面，固然要說明隱居的心理，同時，也可看做是我本人的心理解剖。

我和這位隱居先生，爲甚麼緣故才得親近呢？我又爲甚麼緣故

才去親近他呢？這個問題，必得表明一下。本來我是山形縣鄉下一個乾乾脆脆的青年，而這位年老的隱居先生，在舊幕時代的江戶街市中，又是住慣了的。那末，無論從趣味上說，從智識上說，甚至從我們倆的舉止動作上說，要算一點也合不上來。我是一個鄉下的書生，正在年青青的時候，祇知道對於西洋的文學和美術，十分的迷夢着。我那時的目的，正在想做成一個將來的洋畫家。這位隱居先生，他本生長在江戶都市中，那一種江戶的市井氣，簡直不可嚮邇；他的一舉一動，都充分的帶着德川時代的舊習慣和傳統，拿我和他併在一塊，可以說完全是格格不相入。然而我們倆，竟弄到如此親

密，却是由於我這一方面，願意和他接近的時候居多。若就隱居先生那方面說，他的沾親帶故的人，都很討厭他。比方和他有遠親的人，要像我一像，常常去叫他幾聲「隱居先生，隱居先生」可以說找不出一個。尤其是一直到他臨死的時候，祇有他的愛妾富美子，離不開他。他對於我，也好像一天不看見我，便有不肯答應的樣子。

我和他接近，憑良心說也不一定是願意親近他。在不知道我的內容的人，必以爲我是對於這位無人顧恤的隱居表同情，所以常常去親近他。這種善意的解釋，我却不能不說一聲慚愧。其實，我之接近隱居，完全是由於特別的動機起的。憑良心說，我去接近隱居，與

其說我是看隱居，不如乾脆的說，我是去看他的愛妾富美子。然而我去看她，並不是抱了甚麼野心，我也可以坦白的說，我絕對的沒起過甚麼野心。我很相信我是一個鄉下的純潔的學生，決不像一般輕薄子，老是想轉女人的念頭。然而我對於富美子的姿態，不知道爲什麼，有幾天不看見她，便覺得坐立不安似的。因此，我必要藉故去看她，儘管一點事沒有，我也得想方設計，到隱居家裏去看看她才好。

隱居既然和他的家族合不攏來，他自然覺得寂寞得很，他便把住在柳橋的一個妓女，那就是富美子，討回來做了他的小老婆。這大

概是前年十二月間的事，那時候，隱居業已六十歲，富美子還不過一十六歲的妙齡女子。隱居在從前，本來是放蕩慣了的，眠花宿柳，在他年輕的時候，本是他的粗茶淡飯，算不了甚麼。然而年紀已經六十，臨老入花叢，也應該知難而退了。後來我聽得說，他的家族，爲他這事，直接間接，也曾說過許多閒話。隱居在二十歲時，早就結過婚，以後，又討過三個老婆。三十五歲的時候，和他的第三次的妻子，又離了婚，自此以後，他便過他的獨居生活。（他的女初子，是髮妻所生。）他是這樣屢次和妻子離婚，除掉他的喜新厭故的原因以外，或者還有甚麼祕密原因，潛伏在隱居的肚裏，別人自

然不能知道，一直到現在，也還沒有人能夠知道。而且，他不僅對於他的妻子，沒一個能和他合得長久，就是他出入青樓，他看上某個，也不過十天半月，又跳槽到別家去了。他是這樣沒有長性，說他故意要和女人尋開心，也實在難說，因為他有時候真是很狂熱要和女人要好，——不過真心愛戀他的女人，却一個也沒有。所以他一直到老，他傾心要好的女人雖然不少，然而青樓中人，心中目中，都祇看在金錢上面，其實，有誰願意把真正的愛情，輸到隱居身上去呢。就情理上說，莫說都市中人，見多識廣，要找個把女人，服服貼貼的傾心向他，是件極稀鬆平常的事。就是一個毫無特色的男子，一生

一世，竟沒有受過一個女人的愛，這種事恐怕在世界中也就少見。

不料隱居這樣的人，多數的女人，不是嫌他，便是騙他，這大概都爲他這樣沒有長性，所以他儘管去愛女人，而一切的女人都不愛他。

「這樣的人，他老是和人家尋開心，他是這樣沒有長性，就真有女人願意嫁他，討了回去，不久也要生變的。」

他的家族，都是這樣的批評他。

然而他最後對於富美子，却是特別。他看上了她，大概是在前年夏天。他對於富美子的熱度，可說是自始至終，不曾冷過。認

識她不過個把月，他就一天天的入了迷，那年十一月裏，富美子還是